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十六回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

話說癡珠養病并州，轉瞬判年，免不得出來酬應。這日來了三個同鄉：一個余觀察名詡，字黻如；一個候補刺史留積蔭，字子善；一個候補郡丞晏傳薪，字子秀。四人正在會敘，荷生隨來，坐了一會，三人先去。荷生便道起失約的緣故，就訂癡珠，十四偷園小飲，且囑攜秋痕同去，也就走了。此時一院秋陰，非復驕陽亭午，癡珠便吩咐套車，來訪秋痕，將荷生相邀並請的人，備細說給秋痕知道，就找讓如去了。

到了次早，癡珠坐車來邀秋痕，秋痕正在梳頭。癡珠就在妝臺邊坐下，瞧了一會。見有一張宣紙、一付蠟箋擱在架上，便說道：「你這屋裏，卻沒有橫額，我和你寫吧。」說畢，就將宣紙、蠟箋一齊取下。秋痕要將墨來磨，癡珠說道：「你祇管妝掠，我自己磨吧。」

於是仍坐在妝臺邊，一邊磨墨，一邊看秋痕掠鬢擦粉，笑道：「水晶簾下看梳頭，想元微之當日，也不過如此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卻不准你學他。」癡珠微微一笑，將宣紙裁下一幅，蘸筆橫寫。秋痕瞧著是「仙韶別館」四字。癡珠又將蠟箋展開一看，是四尺的，要寫八字，便勻了字數，教丫鬟按著紙，提筆寫道：

灼若芙蓉，贈之芍藥；

化為蝴蝶，竊比鴛鴦。一邊書「博秋痕女史一粲」，一邊書「東越癡珠」。

恰好秋痕換完衣服出來，癡珠笑道：「我這惡劣書法，不像你裊裊婷婷，留著做個記念吧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也不曉得好不好，祇人各有體，這是你的字，總是讀書人的筆意。」癡珠一笑，便叫人前往偷園，探聽荷生到未。回說：「韓師爺來了。」癡珠將車讓秋痕坐，自己跨轎，赴偷園來。

保兒傳報進去。到了第二層月亮門，見荷生含笑迎出來，就攜著秋痕手，讓癡珠進去。癡珠笑道：「我如今，總要人雙請。」秋痕也笑著說道：「我見面不請安了。」

於是小丫鬟領著路，癡珠緩緩的跟著走，說道：「這園子佈置，倒也講究。」進了第二層月亮門，轉過東廊，見船室正面，掛著一張新橫額，是「不繫舟」三字；板聯集句一付，是：

由來碧落銀河畔；祇在蘆花淺水邊。便說道：「這船室，我聽說是采秋藏書之所。」因走進來，荷生、秋痕也陪著瞧過，前後三層，縹緗萬軸。荷生便把西北蕉葉門推開，引二人出來。小丫鬟聽見響，就從橋亭轉到西廊伺候。

癡珠、秋痕望那水榭。東西南三面環池，水磨楠木雕欄，檐下俱張碧油大綢的捲篷，垂著白綾飛沿，兩邊各掛一個小金鈴。池內荷花正是盛開之際，卻也有紅衣半卸、露出蓮房來的。空闊處綠葉清波，湛然無滓。靠著欄杆，擺著都是斑竹桌椅。正面接著上屋前檐，左右掛著七尺寬兩領銅絲穿成的簾子。荷生即讓癡珠坐下，自己和秋痕對面相陪。癡珠早聞環佩之聲來從簾外，曉得采秋出來了。便從簾內望將出去。山花寶髻，都非倚市之妝；石竹羅衣，大有驚鴻之態。不覺惘然。看見秋痕站起身來，也就站起來。

采秋到了簾邊，向秋痕一笑，就請癡珠歸坐。轉身坐在秋痕啟下，說道：「我們初次相見，荷生說過『不請安，不稱老爺』。」癡珠道：「我也直呼『采秋』，不說套話了。本來名士即是美人前身，美人即名士小影，謝希孟《鴛鴦樓記》……」正往下說，外頭報說：「梅、歐兩位老爺來了！」彼此方通款款，洪紫滄也來了。癡珠都係初見，又不免周旋一番。以後談笑起來，大家性情俱是亢爽一派的，也就十分淡洽。

停一會，荷生道：「清興如此，何不小飲？」遂叫人擺席。癡珠首坐，次紫滄，次小岑，次劍秋，荷生一人打橫上坐，秋痕、采秋兩人打橫下坐。今日酒餚、器皿，件件是并州不經見的。七人慢慢的淺斟緩酌，雄辯高談，觥籌交錯，履舄往來，極盡雅集之樂。已而玉山半頹，海棠欲睡。也有閑步的，也有散坐的，也有向船室中倚炕高臥的。

此時，丫鬟們撤去殘餚，備上香茗鮮果，大家重聚水榭。采秋與劍秋對弈，小岑觀局。癡珠、荷生、秋痕三人，同倚在西廊欄杆閑話，看紫滄釣魚。秋痕卻俯首池中，領略荷香，並瞧那魚兒或遠或近，或浮或沉，出了一回神。

荷生便攜著癡珠的手，徑人采秋臥室看詩。只見那上首，是一座紫檀木的涼榻，掛著一個水紋的紗帳子，兩邊的錦帶繡著八個字是：「吹笙引鳳，有酒學仙」，東邊板壁上挂著一幅泥金小橫披，草書七絕句兩首是：

玉漏催宵酒半醒，月鉤初上照春屏。

碧紗簾幕輕如水，窺見雲鬟一枕青。

小窗風過試新涼，鬢上微聞夜合香。

細語喁喁眠不得，祇愁孤負好年光。

癡珠笑道：「這就是定情詩麼？有此艷福，也該有此麗句。」又見紗罩上粘有兩紙色箋，其一云：

獨夜孤燈有所思，夢回誰解意遲遲。

愧無雙槳迎桃葉，盡把多情付柳枝。

秋扇未捐憂有淚，春蠶半老易成絲。

樽前握手渾如昨，不許長□好護持。

癡珠道：「悱惻纏綿，怨而不怒。這定是月初作的。」荷生道：「你曉得就是了。」又看下一箋云：

決絕詞成不忍看，連宵好月自團圓。

黃衫劍挾雙龍起，青鳥書傳一字難。

春人愁城天浩蕩，風停情海浪平安。

蠶絲再繭非無謂，飄泊怜他翠袖寒。

癡珠道：「我們眼孔不知空了幾許人物，我們胸襟不知勘破了幾許功名富貴！祇這分兒上，眼孔里不敢輕視一個，胸襟里萬不能打掃得乾淨。我比你馬齒加長，更閱歷多了酒陣歌場，而今兩鬢星星，把曩時意興，瓦解冰銷，不想這會卻又給秋痕結出一團熱腦。可見人生未死，憑你有甚麼慧劍，這情絲是斬不斷的！」

荷生道：「你這議論，斯為本色。大抵是個真英雄，真豪傑，此關是打不破呢。你不記趙清獻詩言『春窗惱春思，一枝杜鵑啼』，司馬溫公詞言『相見爭如不見，有情還似無情』，歐陽文忠詞言『笑問鴛鴦怎生書』，范文正詞言『眉間心上，無計相回避』，又『殘燈明滅，諸盡孤眠滋味』，韓魏公詞言『愁無際，武陵凝睇，人遠波空翠』，文潞公詩言『哀箏兩行雁，約指一勾銀』麼？」

癡珠笑道：「難為你尋得出前人許多真誠實証，來做我們歪詩的護法。」荷生道：「以林和靖妻梅子鶴那等清高，卻有『蘿襪同心結未成』之句；以呂文清正色立朝，守鄙戀一樂妓，後召還京，奇以棉胭脂，題詩云：江南有美人，別後長相憶。何以慰相思？寄汝好顏色。」你道這種纏綿情致，那孔光小謹、胡廣中庸解此麼？」

正說得高興，采秋領大家都跑進來，說道：「你兩個高談闊論，到底是說個甚麼？怎的不分給我們聽聽，長些見識？」癡珠笑道：「我們道其所道，不過是道點歪詩。」因向秋痕道：你釣得魚嗎？秋痕道：「魚沒釣得，卻贏了采姐姐一整棋，這纔肯棋譜琴譜都借給我。」劍秋道：「秋痕的棋是好呢，琴卻輸采秋的手法嫻熟。」小岑道：「這都容易，祇學詩像難點兒。」采秋道：

「他如今有個詩王詩聖詩祖宗做他秋心院總提，以後怕不學會麼？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

荷生因說道：「今日樂極，大家何不吟一道即事詩，以紀雅集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們聯句吧。」紫滄道：「古體呢，進體？」采秋道：「進體沒趣，還是古體吧。」劍秋道：「即事也覺無味，不如聯一道《夢游仙曲》。」荷生道：「好！也不要敘次，有的便寫出來。我就起句，借重秋痕作個書手。」便喚小丫鬟預備筆硯箋紙。

大家到了水榭，秋痕研墨，提起筆來等著。祇聽荷生吟道：

「九華春殿平明開，排雲忽現金銀台。鸞翔鶴舞翠羽集，」

秋痕便寫出來，註一「荷」字。荷生瞧著秋痕寫，便說道：「秋痕楷書，原來如此秀潤，我卻不曾瞧見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這三句壯麗得很，也該寫出好楷字。底下該各人兩句纔是呢。」也即吟道：

「蒼虬呵殿群仙來。」

說道：「下句要轉韻了。」大家說道：「自然是要轉韻。」癡珠便又吟道：

「芙蓉城是眾香國，」

秋痕一一寫了，註上「癡」了。大家齊說：「接得好極！」劍秋躊躇一會，吟道：

「初日澄鮮霞五色。紆回曲徑接丹邱，」

眾人皆道：「好！」小岑沉吟一會，說道：「那位有的，先接上吧。我思路塞得很呢。」紫滄倚在正面欄杆，因吟道：

「縹緲飛樓臨紫極。霧鬢籠煙羽葆輕，」

荷生道：「又轉韻了。小岑，你怎的還沒有一句呢？劍秋道：「讓他思索一會，或者有好句出來。」小岑不語，祇向簾前微步。荷生又催一遍，小岑道：有了，

「佩環隱隱天鳳鳴。」

癡珠喝聲：「好！」荷生道：「也虧他！」小岑就歇了。秋痕笑道：「大家兩句，你怎麼一句就算了？」小岑道：「你們催得緊，我忘了。」又想一想，吟道：

「翩然騎鳳下相語，」大家齊聲道：「這一句亦轉得好。」癡珠便說道：「讓我接下去吧。」又吟道：

「左右侍女皆傾城。司書天上頭銜重，」荷生道：「上句好。下句提得起。」

采秋倚在左邊欄杆，怕大家又接了，便說道：「我也接下吧。」吟道：

「謫居亦在瑤華洞。巫峽羞為神女雲，」大家都讚道：「好！」

此時早上了燈，自船室橋亭起，以至正屋前廊迴廊，通點有數十對漳紗燈。水榭月桌上也燃一枝燭。秋痕寫字的几上燃一枝洋蠟。那池裏荷香，一陣陣沁人心脾。荷生更高興起來，便說道：「我接吧。」吟道：

「廣寒曾入霓裳夢。西山日落海生波，」采秋道：「下句開得好。」便轉身向座吟道：

「四照華燈聽笑歌。天樂一奏萬籟寂，」荷生道：「我替秋痕聯兩句吧。」便吟道：

「寶髻不動雲巍峨。」

因笑向秋痕道：「此句好不好？下句你自想去。」秋痕笑著盡寫。癡珠當下倚在正面欄杆，說道：「我替了吧。」吟道：

「此時我醉群花釀，交梨火棗勞頻餉。漢皋遊女洛川妃，」采秋道：「我接吧。」吟道：

「欲托微波轉惆悵。朱顏不借丹砂紅，」

劍秋時在橋亭邊散步，高聲道：「你三個不要搶，我有了！」進來吟道：

「銀屏卻倩青鳥通。羅浮有時感離別，」采秋道：「上句關鍵有力，下句跌宕有致。我接吧。」吟道：

「圓洲從古無秋風。」荷生道：「好句！我接吧。」便指著劍秋吟道：

「座有東方善諧謔，」采秋亦笑吟道：

「雙眼流光眸灼灼。一見思偷阿母桃，」小岑笑道：「我對一句好不好？」吟道：

「三年且搗裴航藥。」

劍秋微笑不語。紫滄道：「我轉一韻吧：

此時滿城花正芳，」采秋當下復倚在左邊欄杆，領略荷花香氣，說道：「我接下去。」吟道：

「一枝一葉皆奇香。」荷生當下也倚在右邊欄杆，說道：「我接吧。」吟道：

「涉江終覺採凡艷，」癡珠此時正轉身向座，瞧著秋痕，吟道：

「遠山難與爭新妝。」荷生也正轉身復座，搶著吟道：

「彩雲常照琉璃牖，」采秋當下復座，手拿茶鍾，也搶著吟道：

「願祝人天莫分手。好把名花下玉京，」眾人齊讚道：「好！應結局了。此結倒不容易，要結得通篇纔好。」荷生道：「這一結，我要秋痕慢慢想去。」采秋道：「做出老師樣來了！」

秋痕低了頭，想有半晌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句，可用不可用，大家商量吧。」就寫道：

「共倚紅牆看北斗。」大家都大聲說：「好！」荷生隨說道：「結得有力！秋痕慢慢跟著癡珠學，盡會作詩了。」荷生和大家再讀一過，笑道：「竟是一氣呵成，不見聯綴痕跡。今日一敘，真令人心曠！」癡珠道：「明天十五，歇一天十六，我邀諸君，秋心院一敘，不可不來！」大家皆道：「斷無不來之理。」

此時明月將中，差不多三更了，大家各散。采秋送至第二層月洞門，各家燈籠俱已傳進。癡珠便看著秋痕上了車，方與荷生大家分手而去。正是：

水榭風廊，茶香荷氣；

不有佳詠，何為此醉？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